

高建群

著

遥远的
白房子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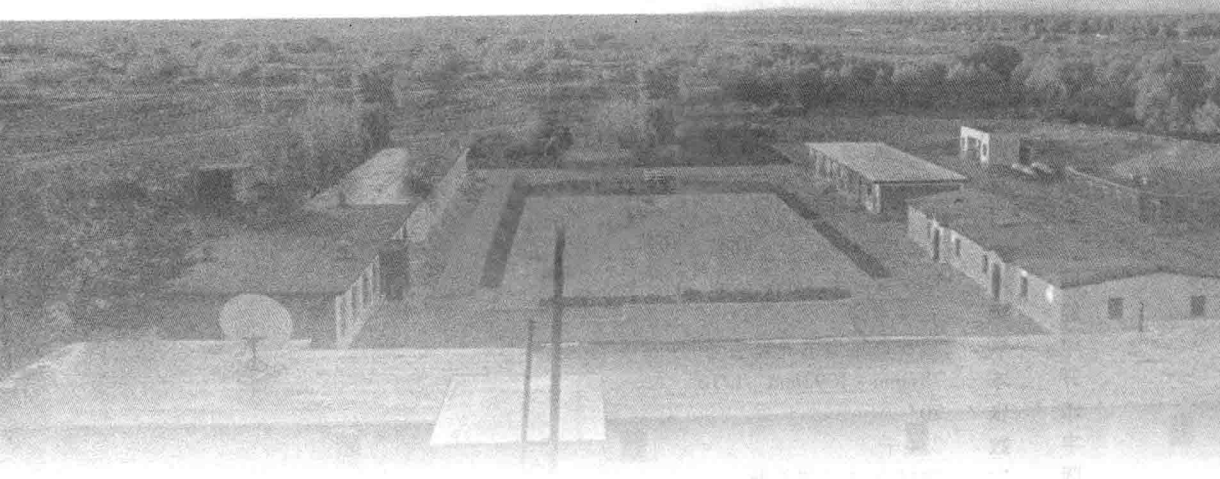
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
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GENERAL PUBLISHING HOUSE CO., LTD.

高建群

著

献给我生活过的土地和岁月

遥远的／白房子



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
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GENERAL PUBLISHING HOUSE CO., LTD.

图书代号 SK14N0186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遥远的白房子 / 高建群著. —西安: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
总社有限公司, 2014.4

ISBN 978 - 7 - 5613 - 5014 - 0

I. ①遥… II. ①高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029844 号

遥远的白房子

高建群 著

责任编辑 / 张建明 张继红

责任校对 / 童艺敏

封面设计 / 鼎新设计

出版发行 /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
(西安市长安南路 199 号 邮编 710062)

网 址 / <http://www.snupg.com>

经 销 / 新华书店

印 刷 / 西安创维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/ 787mm × 1092mm 1/16

印 张 / 20

字 数 / 234 千

版 次 / 2014 年 4 月第 1 版

印 次 / 201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/ ISBN 978 - 7 - 5613 - 5014 - 0

定 价 / 45.00 元

读者购书、书店添货如发现印刷装订问题,请与本社高教出版分社联系调换。

电 话:(029)85303622(传真) 85307826

目录 contents

遥远的白房子 (小说)

- 一 男人的故事 / 003
- 二 女人的故事 / 009
- 三 巡逻 / 013
- 四 道伯雷尼亚 / 016
- 五 路遇 / 020
- 六 眼泪不是水 / 023
- 七 借条 / 026
- 八 胡杨树下的逛欢 / 031
- 九 一张牛皮的故事 / 039
- 十 与狼共舞 / 042
- 十一 野苹果 / 049
- 十二 女巫 / 052
- 十三 重返白房子 / 055
- 十四 复仇的火焰 / 058
- 十五 血祭雪原 / 063
- 十六 有报应吗 / 067

重返白房子
(散文)

- 一 我的心在跳,全世界都能听到 / 071
- 二 28年前河西走廊刻骨铭心的一幕 / 073
- 三 我的兵团兄弟 / 076
- 四 这一次的路途 / 079
- 五 烤肉摊前老段的一句话 / 081
- 六 走近白房子的第一步 / 083
- 七 一个排是如何变成两个排,甚至一个连的 / 085
- 八 孤岛,或者绿荫草地 / 089
- 九 兵团人 / 096
- 十 当年走进白房子的经过 / 101
- 十一 这一次沿准葛尔盆地东沿行进 / 104
- 十二 老杜的三句名言 / 111
- 十三 185团是如何进驻和屯守白房子
争议地区的 / 114
- 十四 北屯——年轻的童话城 / 121
- 十五 在阿勒泰城 / 125
- 十六 肖飞将军与422高地 / 130
- 十七 我的两次掉马 / 135
- 十八 白房子人物储鼻子 / 140
- 十九 对一个女演出队员25年的追踪 / 147
- 二十 聂副师长一席话 / 153

- 二十一 锡伯渡的民族传奇和家族传奇 / 156
- 二十二 老排长 / 160
- 二十三 在路上 / 166
- 二十四 抵达 / 173
- 二十五 酒神精神万岁 / 179
- 二十六 白房子的变化 / 182
- 二十七 蚊子咬在我身上的四十六个疙瘩 / 190
- 二十八 在瞭望台 / 195
- 二十九 炊事班长的故事 / 202
- 三十 不要和骑走马的打交道 / 209
- 三十一 一只母羊和一只羊羔的故事 / 213
- 三十二 祭奠老白房子及第一任站长马镰刀 / 221
- 三十三 苏联武装直升机越境事件及我的十八颗
火箭弹 / 229
- 三十四 在额尔齐斯河河口 / 235
- 三十五 对一些琐碎事情的纪录 / 243
- 三十六 白房子最后的巡礼 / 250
- 三十七 哈萨克勇士塞力克 / 258
- 三十八 一个老兵口中的铁列克提事件 / 267
- 三十九 华桥老梁的悲惨故事 / 272
- 四十 李团长 / 278
- 四十一 在哈巴河 / 280
- 四十二 在吉木乃 / 285

难以释怀的白房子（随笔）

- 一 我能逃离白房子吗 / 295
- 二 《白房子》成书了 / 297
- 三 老兵没有死亡,只有凋零 / 299



遥远的白房子

(小 说)





(1)
YAOYUANDIBAIFANGZI
(2)



男人的故事

一只饿鹰在荒原上空盘旋，它用犀利的目光搜索着猎物。

它看见的是一块死海：黑色的沼泽地，白色的盐碱滩，疲惫地站着的沙枣树，灼热的沙丘，还有，那座默默僵卧在大地上的寂寞孤独的阿尔泰山。

太阳像只大火球一样，紧贴着荒原，无情地炙烤着它。阳光照在大地上，又被沙子反射回来，于是，天空出现了无数条明显的亮闪闪的曲状辐射线。

饿鹰失望了，它耐不住地长唳了两声，饥饿是一回事，它更多地感到一种寂寞。没有敌人，没有朋友，世界好像把它和这一块地方遗忘了。

正在饿鹰企图走开时，突然精神一振：它看见了地面上有一个活动的黑点。饿鹰自高空直直地俯冲下来。

就在接近猎物的一刻，一声枪响。一股白烟腾起，鹰掉了下来。

鹰没有掉在猎物的身边，它挣扎着向上飞了一下，便开始滑翔，结果，终因受伤过重，落在了一条小河的另一边。



小河已经干涸。

随着枪声，沼泽地旁边的白柳丛中，走出一个剽悍的男人。一枝枪担在马背上。他站在小河边，停住了。

白柳丛中，栉次走出一个个骑兵，在这男人左右站定。

要迈过小河来是件容易的事，但他没有这样做。他唤狗去叨那倒毙在地的倒霉的饿鹰。

那饿鹰看见的猎物，原来是一条狗。说是狗，其实也不准确，它的模样更像一条狼。大耳朵，黄瓜嘴，麻秆腰，拖在地上的长尾巴，再加那一身焦黄色的毛。前年春天，它的母亲，一只从内地引回来的良种狗，由于在这方圆几百里的荒原上，找不着一只配偶，只好痛苦地嚎叫着，加入了一支从这里路过的狼群之列。几个月以后，它带着大肚子回来了。生产后不久，在一个漆黑的夜晚，这支西伯利亚狼群又从这里经过。几百条公狼将边防站团团围定，用只有它们自己才懂的语言，一会儿柔情脉脉地说着情话，一会儿又咆哮着大声威胁，一会儿又用最无耻的语言进行挑逗，一会儿又痛哭流涕地叙述思念之苦。这畜生如何能经得起如此诱惑，便丢下未曾满月的崽儿，加入到狼群中去，从此一去不回，重归原始。那畜生留下五个崽儿，因为缺奶，四个先后死去，独有这个，如今已经长大，健壮无比，孔武有力，集狗的忠诚与狼的凶悍于一身，成了老站长的心爱之物。

老站长姓马。在中国，一提到“马”姓，读者一定会疑心这是一位回族同胞。亲爱的读者确实猜对了。这老站长不单是回回，而且在许多年前，以马回回为尊姓大名，在草原上闯荡。那时他还是一位俊俏后生，随父亲，一个半是商贾半是强人的老回回，在这一带做着偷越边境的走私生意。辽阔的中俄边境上，没有什么人能挡住这些走私犯嗒嗒的马蹄声。他们将中国内地的各种工艺品、山货、皮毛，甚至阿尔泰

山的黄金，装上驮子，运到斋桑泊后边的阿拉木图，甚至翻越茫茫草原，叠叠野岭，直抵莫斯科城下。接着又贩回各种新兴的日用品，卖给居住在这荒原地带的哈萨克。至今，在哈萨克的词汇中，许多日用品，例如热水瓶之类的，就沿用着俄语名称，枪支也是这样。

在这风一样往来无定的奔波中，小回回渐渐长大。世上辅助男人成长的东西有两个，一是酒，一是女人。在中亚细亚辽阔的原野和尘土飞扬的大道上，有的是酒馆和女人。年轻俊俏的后生慢慢地胡茬密布，慢慢地变得骨骼坚硬孔武有力，而终于有一天，在经历了无数个女人之后，他终于拜倒在一条石榴裙下，不能自拔，从而毁了自己。

她叫耶利亚。她属于最后的匈奴，一个业已泯灭了的民族。在中亚细亚栗色的土地上，散落着许多的种族，他们在那里生息和繁衍，世世代代。他们大约是在那遥远的年代里，匈奴民族横跨欧亚，向黑海和里海以至多瑙河畔迁徙时，撒落在这路途中的他们的后裔。我的炊事班长被处决的地方的那一大片木质的黑森森的坟墓，相信就是属于他们的，那是迁徙年代留下来的。

她有男人。像那些代代相传的忧伤情歌唱的那样，在一个漆黑的草原之夜，嗒嗒的马蹄打破了他们的温柔梦。愤怒的丈夫领了一群愤怒的牧人将他们团团围定。不贞的女人半裸着身子，被横陈马背，带走了。她的被奶茶和抓羊肉养大的白皙的身子，那刚才还处在亢奋状态的身子，现在缩成一团，在暗夜里泛着白光。两个硕大无比的奶子，令人想起花奶牛的奶头，随着身体哆嗦而颤动。

偷情的男人被马刀背砍，皮靴尖踢，鞭稍子抽，最后昏死在草原上。

牧人们放着喊声，用一把一米多长的大镰刀，像钉钉子一样，让刀尖穿过他的肚子，把小回回钉在了草原上，他们刚才偷情的地方。



黎明时分，草原上空荡荡的，牧人们已经把帐篷放到马背上，又向那隐约可见的阿尔泰山深处进发。他们从此忘掉这个故事，就像忘掉曾经歇息过的这片草地一样。假如许多年后，他们会偶尔游牧路经此地，那时草儿已经几绿几黄，往事已成往事了。

这个被活生生钉在草原上的过路客，将要被天空那寻食的苍鹰发现。苍鹰每天早上都要在草原上巡视一遍，看有没有因春乏而在夜间倒毙的羊只。它将为见到这个食物而欣喜，然后唤来它的左邻右舍们，饱餐一顿。当然，在没有回去报信以前，它应当先吃掉两只眼睛，眼睛的味道太诱人了。

但是，当阿尔泰山那积雪的山巅刚刚露出一抹红，小回回醒来了。他艰难地、一厘米一厘米地拔掉了戳在肚子上的镰刀，摇摇晃晃地站起，捂着肚子和后腰，慢吞吞地走了。

不久，草原上就出现了一群强盗。他们的头儿是一位相貌英俊受过教育的青年。原来，强盗的头儿死了，大伙约好，在草原上碰见的第一个人，就是他们的头儿，如果他不答应，就把他杀了，然后再碰下一个人。这样，他们碰见了小回回。小回回思索了一阵，答应了。

正像人们所预料的一样，强盗多方查找，找到了那对新婚夫妇。

强盗头儿没有杀那牧人。他望着那被捆住了的他，似乎面有愧色，临走时候，从马背上卸下一袋在阿尔泰山矿区抢来的金矿砂，扔到了牧人的脚下。对着龇牙咧嘴怒目相视的牧人，他宽容地拍了拍他的脖颈。

倒是他抽出鞭子，狠狠地打了他的情人几下，他闷闷不乐地说：“你毁了我的一生，母狗一样的女人，迷人的奶子！还有……”他揪着自己的头发痛心疾首地喊，“……要命的情欲！！”随后，把她驮到马背上，带走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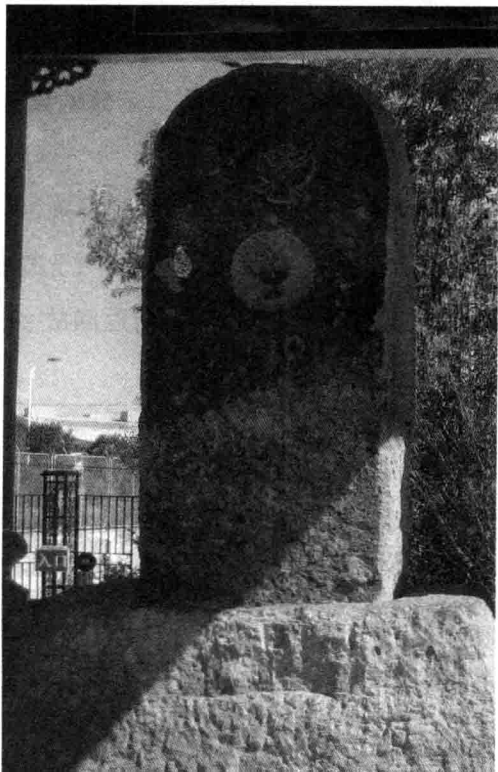
他正式易名马镰刀。那位老商人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后，远道而来，找到他，郑重其事地宣告和他脱离父子关系。并且不准他启用自己为他取的那个名字。小回回咆哮着，用马刀撩起衣襟，指着肚子上那个镰刀戳下的伤疤：“马镰刀！”

众强盗一声喝彩：“好！马镰刀！多响亮的名字！”

老商人吓了一跳，差点从马上栽下来。他打着马，朝来路走了，从此，再没有在这片草原出现过。

几年过去了，过去的马回回不见了，人们看到的是一位面色铁青，体形剽悍，目光阴沉，寡言少语的马镰刀。过往的走私犯为他提供了枪支，破产了的淘金工人为他扩充了队伍，他成了这一带的草原王。

依据左宗棠当年签订条约设立的界碑





这时候,左宗棠已经离开新疆,一八八三条约线已经签订。大家知道一八八三条约线的签订,使中国失去了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的领土,这些,公正的列宁在他的不朽的著作里,已经做了倾向性鲜明的论述,这里就不啰唆了。加之,小说所要讲述的故事,是发生在这些事件以后,和事件本身没有多大的牵连。

条约线签订以后,中俄边界时有事端。马镰刀日益势大,清政府见奈其不得,便用了招安的办法,给他封了个职务,又在荒凉的边界地带盖了一座白色的房子,令其驻守。

马镰刀长叹了一口气,用一部流传在中亚细亚的奇书——《福乐智慧》里的两句话,为他的侠盗生涯做了总结:

我放走了行云般的青春,

我结束了疾风般的生活。

然后,带着他的糊里糊涂的漂亮妻子,到边防站就职。他还三十岁不到,却显得异常衰老,头上甚至已经有了白发。看得出,在从事强盗这个职业的岁月中,他的内心一定经历了无数的痛苦。他现在阴郁的脸上开始露出微笑了。

他把几年来积攒的一点钱财,从妻子那里要来,平均分给了所有强盗,让他们各寻生路。这些强盗大都是些破产了的农民、牧民和淘金工人,各民族都有。有些拿到钱财之后,便返回故乡去了,有些穿着士兵的衣服,跟他来到了边防站。



女人的故事

边防站坐落在一片草地与沙漠相杂的空旷原野上。阿尔泰山隐约可见,一条大河在边防站围墙外边喧嚣。这条大河叫额尔齐斯河,它发源于阿尔泰山,穿过中亚细亚栗色的土地,流入沙俄境内,与鄂毕河汇合,注入北冰洋。根据一条未经证实的传闻,大诗人李白,就是溯这条河而上,从碎叶城进入祖国内地的。

在马镰刀的时代过去很久以后,本文作者作为一名普通的中国边防军士兵,曾来到白房子边防站服役。他惊叹于这里夏天气候的酷热,根据气象预报,气温会高达摄氏 46 度以上。他惊叹于这里冬天气候的寒冷,气象预报显然是压缩了的报法,低达摄氏零下 46 度以下。这里有半年时间,人们的大头鞋是踩在冰雪之上的。那么,夏天好一点吧?不,夏天更令人生畏。相信这里在许多年前是一片黑色的沼泽,现在沼泽已退去,但芨芨草、芦苇茂盛地生长起来,成团的蚊子就附着在这些绿色植被上。你试图向草丛中伸下一脚,立即,“轰”的一声,周身密密麻麻落满了蚊子,绿军装变成了黄军衣。至于住宿的房间,那简直令人说来不寒而栗:房间的四个角上,蚊子如同蜜蜂朝王一



样结成一个拳头大的疙瘩，终日不散。为了防蚊，人们穿上厚厚的衣服，擦上防蚊油，戴上防蚊帽。但是，拉屎时候怎么办呢？人们只好点燃一张报纸，趁火燃起时，就得提上裤子，要不屁股上就会落上一层。每当这时，大家就咒骂着这第一个建站的人。曾经有几任领导，向上级建议，将边防站改建在地势高一些的沙漠地带，但都遭到了拒绝。因为上级一直履守着“维持边界现状”这个国际准则。

马镰刀领着他的队伍来到边防站后，便开始了苦役般的生活。白日巡逻，晚上站岗，所经所历，不必细述。

营房是一座相当结实的土坯房。用黑色碱土打成土块，然后垒起。外墙用白灰刷过，远远眺去，在昏蒙蒙的荒原上分外醒目，所以人称“白房子边防站”。一溜黑色的土墙，将白房子围在中间。院子里有一口井，井很浅，因为临近大河。吊水用的是一种杠杆原理，正如我们今天从地理教科书上所看到的波斯人的汲水方法一样。每天早晨，马镰刀的妻子来这里打一次水。马镰刀的妻子住在边防站边紧靠围墙的地方。那是一座用白柳条子编成的房子。双层柳条中间夹着牛粪，里层又钉着毡，很暖和。

茫茫的天宇下，与世隔绝的地方，一个胸部丰满的女人和一群野性未泯的男人，这里边本该有许多故事发生。可是，最初，一切都相安无事。士兵们一方面慑于马镰刀的威力；另一方面，也被马镰刀的义气所感动，在大家眼中，她的性别消失了，她同他们一样，是一个在世界上受苦受难的、怀着朦胧的报效祖国的信念而从事单调工作的人。

她并没有吃闲饭，她放牧着边防站的近二百只羊。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女人，她的美丽不知得力于哪一次母亲的不贞。她十分多情，恨不得张开她那丰满的胸膛，将所有的男人都搂在怀里，给他们以温存和爱抚。在做这一切的时候，她又显得那样单纯、天真和可爱，好像